Chapter

37

由于(Vriska)的梦人格刚在繁华之地上醒来几分钟就因为她本体的神化而被传送到了战场，她从未像她的部分同伴那样真正体验过繁华之地的生活。据说他们的梦人格拥有极充裕的闲暇时间：四处飞行、在金色的雉堞上漫步、欣赏繁华之地上唯一值得注目的景色——巨大的、被称作苍穹之地的、环绕着预言云的蓝色天球。她确信Terezi一定花了比她更多的时间向那些蓬松的云朵抛媚眼，或者说向着它们的方向努力吸溜鼻子。

繁华之地上的生活一定是那样子的，(Vriska)这样想到。她微调了一下脑袋的姿势，以便更舒适地躺在现在被做成枕头的新鲜小丑尸体上。她长叹了一口气。她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放松过了。天空中的云朵不会显示任何异象，但那并无所谓。她知道，只要你盯着云看得足够久，你能从它们的形状中看到几乎任何你想看到的形象。你只需要拥有如此浪费自己的时间的意愿即可。这是一种她在几分钟前刚刚觉醒的意愿，在她刚刚榨取了一个色情小丑的生命后。

**(VRISKA): 我想那片云应该是……**

**(VRISKA): 某种蛇类？**

**(VRISKA): 某种头大得有点不正常的蛇。**

**VRISKA: 不，那是烟斗。**

**(VRISKA): 什么玩意儿？**

**VRISKA: 一种用来吸烟的玩意儿。**

**(VRISKA): 哦。**

**(VRISKA): 你是说，额，那种人类大麻，Dave之前闲扯时扯过的东西？**

**VRISKA: 老天。**

**VRISKA: 你可真是个外星球来客，嗯？**

**(VRISKA): 是啊，实际就是如此。**

**(VRISKA): 我出身的世界就是你目前所属的种族的故乡。**

**VRISKA: 是啊但我其实还挺平凡的？**

**VRISKA: 无意冒犯。**

**(VRISKA): 没事儿。你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我，真的。**

**(VRISKA): 嗯，一点而也八意外是叭？这应该八是什么爆炸性新闻。**

**VRISKA: 你有点儿让我想起我妈。**

**VRISKA: 八是说很多方面像，我只是想说她也会说很多废话来证明这里八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

**(VRISKA): 那我顺便问问，Kanaya现在如何？**

**VRISKA: 呃。就还挺没劲的？**

**VRISKA: 而且还老。**

**VRISKA: 极品又老又没劲。**

**(VRISKA): 哈哈哈哈。**

**(VRISKA): 听起来毫八意外。**

**VRISKA: 我是指，比我们老，而且老很多。**

**VRISKA: 但你是从小就认识她了，所以……**

**VRISKA: 唉所以我才那么说？干。她就是，很常规的那种。普普通通的臭老妈。**

**VRISKA: 当然她其实还好，我喜欢她。我的两个妈都还可以。**

**VRISKA: 虽然她们都有点儿过分热衷于这场垃圾战争叭。**

**(VRISKA): 嗯哼？**

**VRISKA: 嗯哼。**

**VRISKA: 老女人们为战争啊政治啊什么的超他八的怒发冲冠。**

**VRISKA: 烂事自古以来大抵相似。**

**(VRISKA): 你说得对。我想这也是刻在我们的文明里的东西。**

Vriska似乎对此言论没有什么回应。她的家长给她讲过不少艾特尼亚的传说，她对这一话题的好奇早在她进入高中前就得到了充分满足。她耸了耸肩，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天空。另一团积雨云慵懒地飘进了她们的视野，它奇特的形状吸引了(Vriska)的注意力。

**(VRISKA): 那边那朵。**

**(VRISKA): 像……某种短粗的罐头形状的建筑，对吧？**

**VRISKA: 什么？**

**(VRISKA): 很像我的那些朋友跟镇长一起搭的那些建筑。**

**(VRISKA): 嘿，镇长还在吗？**

**VRISKA: 镇长已经死了，老哥。**

**(VRISKA): 妈的！**

**(VRISKA): 我喜欢镇长。**

**VRISKA: 所有人都喜欢镇长。**

**VRISKA: 他甚至被写进我们该死的历史课本里了。**

**(VRISKA): 哇哦。**

**(VRISKA): 但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对叭？那朵云！**

**VRISK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可真的有够无知。**

**VRISKA: 其实这样蛮有趣，真的。**

**(VRISKA): 什么？？那你说它像什么，聪明蛋？**

**VRISKA: 那是个蛋糕。**

**(VRISKA): ........**

**VRISKA: 生日蛋糕。看见了吗？上面还有蜡烛。**

**VRISKA: 简直明显得要命。**

**(VRISKA): 噢！就是John的老爸过去总是烤的那种破玩意儿吗？**

**VRISKA: 我猜是叭。**

**(VRISKA): 怎么所有的云的形状都跟John有关啊？**

**(VRISKA): 比如那边那朵，它像……一大坨“剃须膏”，对叭？**

**VRISKA: 唔呣呣呣呣呣呣呣呣，切。**

**VRISKA: 我觉得那只是一朵很普通的云而已。**

**(VRISKA): 好吧，这个例子八太好。**

**(VRISKA): 但你看那边那个。**

**(VRISKA): 那个绝对是一顶人类帽子。**

**VRISKA: 嗯是啊，绝对是。**

**VRISKA: 只是一顶天上的帽子。就在那儿。**

**(VRISKA): 地球C一直是这个样的吗？**

**VRISKA: 八知道。我没注意过。**

(Vriska)继续浏览天空，她看到了更多John主题的云。那边有一朵幽灵。头顶还有一朵猎犬脸眼镜。但她盯着它们看得越久，她对形状的分辨力就越弱。它们越来越像蓬松的、无定形的云坨。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她的想象吗？

**(VRISKA):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疯狂的胡扯八了，真的。**

**(VRISKA): 当然，我指的是在云里看出图案。**

**VRISKA: 也许叭，我八知道。**

**(VRISKA): 或者也许只是因为真相令我感到有点儿紧张。**

**VRISKA: 什么‘真相’？**

**(VRISKA): 千万别告诉他我这么说过，八过，我觉得John真的是个非常强的家伙。哪怕他有时候逊到爆。**

**(VRISKA): 而且毫无疑问他在这个世界里已经开始逊了。**

**(VRISKA): 但是这种八舒服的感觉还在。**

**(VRISKA): 这种模糊的感觉已经在我的脑海深处徘徊很久了，但当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它还是狠狠地跳了一下。**

**(VRISKA): 一想到那么强大的力量被封印在一个我永远也八可能理解的书呆子身上我就八舒服得很。**

**VRISKA: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力量？**

**VRISKA: 他的那个逊了叭唧的风玩意儿？**

**(VRISKA): 错，我说的是……**

**(VRISKA): 那种能够重塑现实的力量。哪怕是出于无心之举。**

**(VRISKA): 他就是那种，只是跌了一跤就能获得全宇宙最疯狂的过剩力量，而我们剩下的人拼死拼活才能触及那种力量的一丁点儿碎片。**

**(VRISKA): 他能够改写发生过的一切，只要他想。**

**(VRISKA): 他甚至有可能可以让现实随他的意志扭曲，即使他根本八会明白他干了什么，而他多数时候都八明白。**

**(VRISKA): 就算他死了恐怕他与那种力量的关联都能比我这辈子能想得到的还紧密。**

**(VRISKA): 这么想想还挺叫人郁闷的，说实话。**

**VRISKA: 呃，八他没有。**

**VRISKA: Harry他爸就是个笑话！他只是个失败的大卢瑟。**

**VRISKA: 他八配让你觉得郁闷。**

**(VRISKA): 哇哦。你猜怎么着？**

**(VRISKA): 你说得对。**

**(VRISKA): 嘛，这种心态真的挺八错？**

**(VRISKA): 我干嘛要说那些？？**

**(VRISKA): 过去这种恶劣发言可是我的专利。**

(Vriska)翻了个身看着Vriska，顺便把枕在尸体上的脑袋又往上挪了挪，让脖子更舒服一些。这一对儿Vriska几乎真的忘了正在被她们当作靠枕来用的是一个窒息而死的juggalo小丑。因为这感觉很正常，甚至很自然，就好比他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失去生命的、柔软的、用于承载脑袋与脖子的工具给两个正在培养友情的朋友使用，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VRISKA: 嘿，我可八可以问问……**

**VRISKA: 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可笑的大屎头滚到一起？**

**(VRISKA): 哇噢，我们可以先八谈这个吗？**

**(VRISKA): 我他八的要尴尬致死了。**

**VRISKA: 我可没有下判断。况且我也八可能批判你。**

**VRISKA: 有些时候我们女生就是得暂时放下尊严去亲一个蠢小丑。**

**VRISKA: 那很适用于解释我和Harry的关系，真的。**

**(VRISKA): 哈哈。**

**(VRISKA): 是啊，这么说也挺好的。**

**(VRISKA): 那我们就称之为面对突发小丑情欲时的临时失智宣泄叭，然后再也八要重启这个话题。**

**VRISKA: 你说得对。**

**(VRISKA): 唉但反正我刚才是想要引出一个话题！**

**(VRISKA): 我必须得说……我几乎有点儿嫉妒你了。**

**VRISKA: 嫉妒？为什么？我的人生又八怎么样。**

**VRISKA: 我也就比你多上了个高中，还有其他吗？**

**VRISKA: 你难道八是，**

**VRISKA: 真正地升上了神化，参与创造了多重宇宙，还，呃，**

**VRISKA: 杀了好多人什么的吗？**

**(VRISKA): 是啊，那些都是我干的。**

**VRISKA: 你难道八曾脑控某些智障跳崖，把他弄瘫痪…….**

**VRISKA: 结果后来又开始和他约会吗？**

**(VRISKA): 是啊。**

**(VRISKA): 截止到我杀了他之前。**

**VRISKA: Lmao！！**

**(VRISKA): 其实没什么的，我们和解了！**

**(VRISKA): 以鬼魂的身份。好叭，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我，但我想那应该也算数叭。**

**(VRISKA): 八管了，那只是我的事迹之一而已。谁能记得清那些东西呢。**

**VRISKA: 你八是还弄瞎了一个讨厌的婊砸的眼睛嘛？**

**(VRISKA): 嘿！**

**(VRISKA): 这些事还是比较私人的好叭？？**

**(VRISKA): 再说了，这场聊天的目的又八是去陈列着我干过的坏事的大道上漫步。**

**(VRISKA): 虽然我八是要否认那里有一大堆厉害的好素材。**

**(VRISKA): 我只是想说，考虑到你现在的生活，你应该很……**

**(VRISKA): 自由？**

**(VRISKA): 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自由地扮酷，不用为其他人的马粪垃圾操什么心。**

**(VRISKA):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过分在意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主要是想让他们觉得我很重要，或者‘有影响力’之类的。**

**(VRISKA): 但有些时候那些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我以为我已经做得特别好，马上就要摸到最终的大奖了……结果我就完蛋了……然后跑到了这儿？？**

**(VRISKA): 就像一个大笑话。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领悟这个事实。**

**(VRISKA): 当你醒悟的时候，它就会融入你的本质，然后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关于……**

**(VRISKA): 很酷地生活。你懂吗？**

**VRISKA: 应该叭。**

**(VRISKA): 这真的很好笑。我觉得我就像个智障。因为当我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我就意识到，我曾经见过一个符合这样的描述的人。**

**(VRISKA): 她和你差不多，在某些方面。那也是一个平行的我自己。**

**(VRISKA): 她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觉得自己的生活八能更好，哪怕她只是个鬼魂，多么讽刺。**

**(VRISKA): 但她的态度刺激到了我。**

**(VRISKA): 所以我就毁了她？？**

**(VRISKA): 然后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抢了她的女友。**

**VRISKA: 卧槽？**

**(VRISKA): 我知道！我知道我很糟糕。**

**VRISKA: 八是的，你并没有。**

**VRISKA: 这些经历听起来真的很传奇，真的。**

**(VRISKA): 行了，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那种事听起来会给人什么感觉。**

**(VRISKA): 真的，算我求你，别把我当楷模好吗？**

**(VRISKA): 这一点也八好！重点就是这种行为很八对！**

**(VRISKA): 听我一言，别干这种蠢事：八要照着你凭空想象出来的更酷的自己去改变你真正的自己！那实在蠢透了。**

**VRISKA: 哈哈，行叭。随你怎么说。:::::::)**

**(VRISKA): 呃。我们的话题又跑偏了，我想说的八是这个。**

**(VRISKA): 我想说的是，我被她刺激得差点发疯。**

**(VRISKA): 那个开心快乐的鬼魂形态的我，那个自由的、无约无束的我。**

**(VRISKA): 让我失去理智的点大概是她真的去做了她自己，摆脱了一切扮演的压力，而我却从未想过我可以那样做。**

**VRISKA: 好吧。**

**VRISKA: 但你现在可以了，对叭？**

**VRISKA: 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你吗？**

**(VRISKA): 我想也是。**

**(VRISKA): 但我在想，意义何在呢？**

**VRISKA: 你想表达什么。**

**(VRISKA): 我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我自己了，但……**

**(VRISKA): 然后呢……**

**(VRISKA): 有谁会注意到呢？**

**VRISKA: 我会的。**

**(VRISKA): 哦，好吧。八是，我是说，那真的很好。**

**(VRISKA): 和你聊天也很好，我很高兴能把堵在胸口的东西说出来？唉八过这还是八是我想说的。**

**(VRISKA): 我把我最在乎的人都抛下了。**

**(VRISKA): 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看八到的话？**

**VRISKA: 唔。你的朋友们八是都在这儿吗？**

**VRISKA: 我知道他们中的多数都变成了老混蛋，但……**

**(VRISKA): 我，他们在这儿，但……**

**(VRISKA): 我指的也八是他们。**

**(VRISKA): 唉。真的好难解释。**

**(VRISKA): 我想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跟我失去联系得那样彻底，我感觉我恐怕永远也八会再见到她了。**

**VRISKA: 噢。**

**(VRISKA): 也许……**

(Vriska)思考了一会儿接下来该说什么。她需要一点时间来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念头组织语言。

**(VRISKA): 也许那就是我为何那么痛恨我的平行鬼魂人格？**

**VRISKA: 为什么？**

**(VRISKA): 因为我刚刚想到。**

**(VRISKA): 在一定程度上我知道她是正确的。她是快乐的，而且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心声。正因如此，她……**

**(VRISKA): 成为了一个真正有资格陪伴我在乎的那个人的我。**

**(VRISKA): 别误会。我和她在那颗陨石上愉快地度过了几年的时光。**

**(VRISKA): 那是一段美好而且稳固的苍白位关系。但也仅此而已。**

**(VRISKA): 我们八可能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因为我依然……依然是那个我。大概就是这样？**

**(VRISKA): 包裹着层层盔甲与防卫。**

**(VRISKA): 而且我也有那种神秘预感，我感觉那个逊爆了的鬼魂形态的我从一开始就注定能够与她建立我永远也得不到的联系，因为她八具备任何隔在中间作为阻碍的防备。**

**(VRISKA): 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会在她面前失去理智。**

**VRISKA: 你所提到的那‘她’……**

**VRISKA: 听起来你似乎很爱她。**

**(VRISKA): 什么？？**

**(VRISKA): 没有！**

**VRISKA: 好叭，听你的。**

**(VRISKA): 我无法相信。**

**(VRISKA): 我是说……也许？**

**(VRISKA): 也许叭。**

**(VRISKA): 那是一种复杂的感情。**

**VRISKA: 它听起来真的没那么复杂，但没问题，都听你的。**

**(VRISKA): 我八知道！！！！！！！！**

**(VRISKA): 我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而且我也八认为我能精确地描述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VRISKA): 也许你根本就八能扒它安放到某一个象限里！！！！！！！！**

**VRISKA: 我们在说的这个‘她’到底是谁啊？**

**(VRISKA): 我八能再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了！**

**VRISKA: 老天啊，别告诉我……**

**VRISKA: 是我妈吗，嗯？**

**VRISKA: 或者她们中的某一个？**

**(VRISKA): 噢操他妈的八是。八是她们。**

**(VRISKA): 再说了，她们还都在这颗星球上呢。你忘了我说过我可能再也八会见到她了吗？**

**VRISKA: 嗯哼。**

**VRISKA: 那就是那个曾经被你弄瞎的女生，对叭？**

**(VRISKA): 唔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VRISKA: 也许我还没那么蠢？**

**VRISKA: 我知晓传说。**

(Vriska)枕着小丑尸体又翻了个身，重新仰面朝天。哪怕她的近似复制体在赢得她的信任方面天生具备优势，她今天说的恐怕也有点太多了。也许她今天承认的东西对她自己而言也太多了。时间在沉默中渐渐流逝。

**VRISKA: 我很确定Harry他爸从前没少跟她聊天。**

**(VRISKA): 什么？**

**VRISKA: 跟那个瞎眼女生。**

**(VRISKA): 他聊过？什么时候？**

**VRISKA: 我八清楚。好多年以前吧。**

**(VRISKA): 怎么可能？我是说……从这儿联系她？**

**VRISKA: 啊？你说地球C？**

**VRISKA: 我觉得我没理解你在问什么。**

**(VRISKA): 你还是八明白。我们已经进入……**

**(VRISKA): 算了没事。**

**(VRISKA): 他们能聊什么？**

**VRISKA: 我八知道。**

**VRISKA: 你想自己看吗？**

**(VRISKA): 看什么？**

**VRISKA: 就在几分钟之前我顺走了他的手机。**

**(VRISKA): 你扒John的手机偷过来了？？**

**VRISKA: 对啊。**

**VRISKA: 我有时候就是得偷点东西。**

**VRISKA: 这恐怕是写进我DNA里的习惯。**

**(VRISKA): Lol。**

**(VRISKA): 好啊，那我们就看看叭。**

Vriska把手机递了过来。它看上去已经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显然不会是一个频繁给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人的所有物。它的锁屏没有密码。(Vriska)花了一段时间来上翻聊天记录。

**(VRISKA):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VRISKA: 八确定。反正在我孵化之前就开始了。**

**(VRISKA): 这简直是……**

**(VRISKA): 见鬼的调情？？？？？？？？**

**VRISKA: 是啊。**

**(VRISKA): 虽然Terezi对很多人都是这种态度。**

**(VRISKA): 但还是有点讨厌。**

**(VRISKA): 我有点被震惊到了。**

**VRISKA: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叭？**

**(VRISKA): 什么？**

**VRISKA: 你可以联络她。**

**(VRISKA): 操他妈的。**

(Vriska)按下了回复键。她的大拇指悬停在电子键盘上。

**(VRISKA): 但我能说什么呢？**

**VRISKA: 告诉她你爱她。**

**(VRISKA): 噢，去你妈的闭嘴。**

**VRISKA: 哈，哈，哈，哈。**

**(VRISKA): 但我说真的……**

**(VRISKA): 我八知道她在哪，也八知道她在干什么。她也和所有人一样变老了吗？**

**(VRISKA): 那绝对超诡异。**

**VRISKA: 你只有一种方法能得到答案。**

(Vriska)站起身，绕着被政府的诗人踱了几圈。Vriska保持着放松的姿态，继续欣赏云朵的形状，给(Vriska)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进行这场重要的思考。

终于，(Vriska)停下脚步，开始打字。

**(VRISKA): 嗨Terezi。**

**(VRISKA): 我八是John。**

**(VRISKA): 是Vriska。**

> ==>